

ELLERY QUEEN
MYSTERY MAGAZINE

第二次吸烟

(美) 杰弗里·T·威廉森 等著

美国
《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
悬念小说选

一念之差

陷阱

吸血主题

沉没的贝诺丝公主号

通往永恒的电话

俄底浦斯变奏曲



群众出版社

ELLERY QUEEN
MYSTERY MAGAZINE

第二次吸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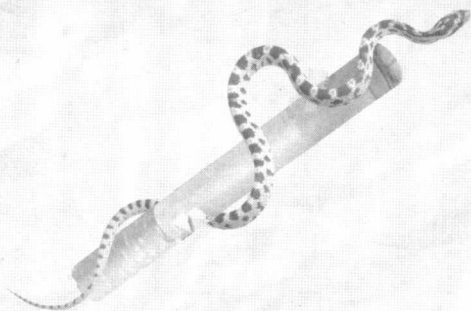
(美) 杰弗里·T·威廉森 等著

美国

《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

悬念小说选

潘源 刘涓 等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二次吸烟/[美]威廉森等著;潘源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4. 5

(美国《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悬念小说选)

ISBN 7-5014-3147-7

I. 第… II. ①威…②潘… III. 悬念小说-作品
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0437 号

第二次吸烟

[美] 杰弗里·威廉森等 著

译者: 潘源 刘涓等

责任编辑: 张蓉

封面设计: 湖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bs.com

信箱: qzs@qzcbbs.com

印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87 千字

印 张: 12.5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147-7/I · 1335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版权公告

Stories in this issue are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from the U. S. edition of ELLERY QUEEN ('S) MYSTERY MAGAZINE, edition copyright © 200⁴ by Dell Magazines, 475 Park Avenue South, New York, New York 10016.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shed from the U. S. edition of ELLERY QUEEN('S) MYSTERY MAGAZINE with the permission of Dell Magazines. Reproduction in any manner, in any language,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roi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opyright owner is expressly prohibited.

图字:01 - 2003 - 5193

目 录

- 第二次吸烟 / 刘涓 译 (1)
- 通往永恒的电话 / 潘源 译 (10)
- 沉没的“贝诺丝公主号” / 艾玛 译 (60)
- “海龙”之谜 / 艾玛 译 (80)
- 弃河 / 潘源 译 (102)
- 俄底浦斯变奏曲 / 刘涓 译 (122)
- 吸血主题 / 刘涓 译 (135)
- 十号客舱谋杀案 / 艾玛 译 (152)
- 圣经地带 / 潘源 译 (169)
- 胡同里的侦探 / 艾玛 译 (194)
- 遗产追踪 / 刘涓 译 (207)
- 公园里的一次散步 / 刘涓 译 (231)
- 斗牛士 / 潘源 译 (244)
- 乞丐之死 / 潘源 译 (258)

《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悬念小说选

法
傅
与
付
五

盲女 / 刘涓 译 (277)

陷阱 / 潘源 译 (291)

迟来的审判 / 艾玛 译 (310)

一念之差 / 艾玛 译 (328)

游客故事的疑点 / 潘源 译 (348)

犯罪真相 / 艾玛 译 (370)

窗边的女人 / 潘源 译 (378)

爱丽思的猫 / 潘源 译 (389)

第二次吸烟

杰弗里·T·威廉森

刘涓译

多基·法瑞斯在做他儿子查尔斯不想让他做的事，其目的是得到查尔斯不想让他得到的东西。

他晚上在白雪覆盖的路上驾着车，就为了得到一盒香烟。

查尔斯总是在告诉他做什么，不做什么，好像多基是个小孩，而不是七十三岁的老头。查尔斯声称他这样做是出于对多基的关心，但是多基知道得更清楚：查尔斯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有一种控制他人的倾向，他成为中年人以后，这种倾向越发严重。但并不是说他是坏儿子。根本不是。查尔斯是个成功的会计师，他娶了他在学校里认真对待的第一个女孩，对家庭忠心耿耿，给多基生了三个孙女，她们都是大学生，现在都独自在外生活。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多基挑得出错的事情。显然这正是问题所在，因为多基感觉不到他认为其他父子之间应该有的亲热关系。多基充满野性，充满尝试新东西的热情。正是这股热情促使他十六岁参军，使他在战后投身波谲云诡的商业，使他结了三次婚又离了三次婚。最后依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令人吃惊的牛市，他成为不断发展壮大的百万富翁。某种程度上这种热情并没有遗传到查尔斯身上。或者说看上去这种热情没有遗传到查尔斯身上。但是随着“褪色的瑞典炸弹壳”的来临，查尔斯的表现则出

人意料。

“褪色的瑞典炸弹壳”，其缩略语是 FSB，是多基对她的称呼。但是他从不当着儿子的面这样叫，以免他被迫只能面对儿子僵直的后背。他本来已经很小的嘴巴现在变得更小了。FSB 的真名叫安吉尼塔·乌尔瑞克松。一年前查尔斯因公出差在波士顿碰见了她。这次在当时没有宣布的会面带来了大地震：查尔斯离开了和他一起生活了二十九年的发妻玛丽琳，搬到一幢俯瞰哈德森的公寓里面去了。只要收税季节一过，一有空他就计划起诉离婚。

在豪华市中心的奥斯特酒吧，查尔斯和多基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的对话，他把一切都告诉多基了。他的儿子并不习惯喝酒，但是显然觉得那一刻需要这东西刺激，他快速喝干了三杯苏格兰威士忌，沉浸在一种中年男子的激情之中，由于早期阶段这种激情的缺失，所以他那一刻的激情显得非同凡响。他爱安吉尼塔。他崇拜她。他渴望得到她。他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没有安吉尼塔他活不下去。事实是，他现在意识到在他遇到她之前他虚度了五十四年。在做任何重大决定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跟着感觉走。但是现在他必须这样做，无论产生什么样的震动。

“爸爸，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查尔斯说，他抓着多基的手腕，把威士忌的热气喷在他脸上。“你和所有的人都了解。你已经做错了，但是你总是以你的方式这样做。”

多基笑得并不畅快。再喝一杯，查尔斯就有可能拙劣地演唱西纳特拉唱红的那首歌了。多基指着表提醒他儿子如果他们现在离开酒吧他们还赶得上七点零五的特快车。

“看看她的照片。”查尔斯迫切地说，“我口袋里有她的照片。我走到哪里都带着它。我一天得看上十五、二十次。你相信吗？一天

十五、二十次。这儿，你看，我希望你看看。”

他儿子递给他一张照片。照片上的金发女子身材修长，穿着黑衣服，黑袜子，鲜红的高跟鞋，站在一个看似旅馆的房间外面。多基知道她和儿子年纪相仿，甚至有可能比儿子大一些的时候着实有些吃惊。毫无疑问她很漂亮，如果她把她的头发留到肩膀下面六英尺长，她会更漂亮。

“你认为怎样？”查尔斯的声音听上去兴奋得就像一个十多岁的小孩。

多基摸摸下巴，意识到他早上没有刮好胡子。“长得不错。”他大声说，努力想用音量掩饰他的并不热心。实际上多基很失望，而且感到忧虑。查尔斯应该找到比她更好的。而且她身上有某种东西，凭着多基和女人的丰富经验，他从照片上随便看上一眼就能发现这种东西，这是某种预示着会有麻烦的东西。

多基决定违背儿子的禁令出去买烟的时候并没有下雪。但是昨天的暴风雪在路上积了将近一英尺的雪。他一出门，雪又开始下了，雪花一片片在路灯下闪着光。为了看清楚，多基擦去挡风玻璃和反光镜上的冰块，小心地把车倒出来，往街上开去。当白色的闸门升起的时候，多基加速冲了出去，伴随着一声喜悦的叫声。自由了，他想，自由万岁。

一路上都很顺利，他买上了烟，没有过滤嘴的骆驼牌香烟。从柜台女孩子那里结账出来他带着一丝轻微的负疚感。他一返回车上就撕开包装，抽出一支，点燃，深深吸了一口。真是美味。

回去的路上多基感到无限享受。在这个几乎没有人敢出门的晚上他出来了，开着暖气，车外的风呼啸而过，香烟头闪着光，

空气中是美味的烟草味。多基觉得自己仿佛变得年轻了,充满勇气和自由,如果他恰好在这条下雪的路上撞上了查尔斯,他有种冲动叫查尔斯去见鬼吧,连同他的 FSB。

既然他的儿子还在办公室里,做税款回收的工作做到半夜。多基又冒出另外一个想法,而且准备立即就做。他想一直开车往前,直到把烟抽完,然后他再开车回来。

只要他喜欢。

9号路上,他往南开开了大约一英里就看到了通往春湖峰的岔路。他的房子就在那个方向,往前开两英里,沿着路转几个弯就到了。那个地区是人烟稀少的大片的树林和山地,路不太好走——所以当天气预报说昨天有暴风雪时查尔斯坚持要他呆在他那里,先别回家。下雪的时候春湖峰很漂亮,多基很后悔错过了雪景,那儿有结冰的湖面,他的住所旁边还有一条小径,上面有鹿子、鸟儿、野兔和红色的狐狸来来去去。当然在晚上这一切都看不见,但是多基仍然感到一种往那里走的冲动,远离市区的秩序和繁华到树林里去。雪下得还不是很大,路看上去也并不是特别难走。他减缓车速,往那条岔道开去。

他驾车开过自然保护区,开过通往水库的岔道,开过克里登河上的古老的钢筋混凝土桥。他正在向拐角处他房子前面的春湖区靠近。突然他看到了灯光。在路右边,一百码开外。

他的第一个想法是邻居多米尼克·柯拉多从佛罗里达提早回来了。这真是运气,他可以停下来去那儿喝上一杯白兰地,那是多米尼克的亲戚从古老的国度运过来的,还可以听多米尼克谈谈他在南部海滩搭讪过的妇女们。

他减慢车速,想到就要和一个老朋友会面,不禁笑了起来。突然他意识到灯光不是来自多米尼克的屋子,而是来自路前面另外一百码外的一所房子,他自己的房子。

他非常惊奇以至于他紧急刹住了车。后轮松了，车子往路边滑去。

没问题，多基想。他叼着烟，大笑起来。他知道怎么处理汽车打滑，松开刹车，这是他正在做的。

确实奏效了，他又稳稳地控制住了车，把它停到路中间，穿过这条车道就是他的房间。

他离开后车道已经被修理过了——一路下方的曼尼总是在精心照顾这条车道——但是雪仍在下，他并不想冒险开过去。而且好像已经有两辆车停在上面了。因为停车场的灯开着，他能清楚地看见它们。一辆是红色的小车，一种运动型的车。另一辆是蓝色的福特特使轿车，查尔斯的蓝色轿车。

多基皱着眉头。如果查尔斯还在市区工作到深夜，他的这辆蓝色轿车在这儿做什么呢？

一秒钟过后，另一个念头一转，他不由得快活地笑了起来。

这只狡猾的狐狸。查尔斯告诉他，他要工作到深夜，这样他就可以利用多基的房子幽会。

那辆红色跑车一定是 FSB 的。这会儿查尔斯一定正在向 FSB 展示他的进出自由的高超技术并不仅限于税收。

多基仰着头大笑起来。

“查尔斯，查尔斯，查尔斯，”多基小声咕哝着，“你把我耍了，你真的把老头子耍了。”

多基边笑边摇头，他往房子看去，起居室和客厅都没有灯光，但是从雪地里看去，左边的角落里有一束明亮的黄色光。多基的卧室就在左边的角落。是的，他们确实在那儿，而且从雪地里灯光的强度可以看出，窗帘没有拉上。

多基的下一个想法就像一个游手好闲的顽童一样不太正经。这个念头使他的手开始颤抖。去使他们静下来。他点燃另一

支烟深深吸了一口。

幸运的是他穿着他自己的旧胶套鞋。房子周围的雪已经超过了一英尺深。简直是举步维艰，当他到达房子后面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他站在房子的窗户外面等着，灯光洒在雪地上，看不到里面。有扇玻璃窗打碎了一个小三角，将近一年了，多基都没有去修它。

他靠着房子，等着呼吸平静下来。但是他的心脏却拒绝减速，他对于他可能看到的一切感到极度兴奋。他用一只手捂住嘴巴，把笑声压了下去。一分钟过后，他深呼吸了一下，身体前倾，往里面看去。

床上的灯光仍在亮着，床单被扯了下来，桌子上放着一瓶酒和两只杯子，但是房间里没有人。远离床的墙边是通往浴室的门，门开了几英寸。灯光和水蒸气往外直冒，有人在洗澡。

是在做准备，而不是尾声，多基热情地希望着。

几分钟过去了，多基的脚冻僵了，开始流鼻涕。他开始着急起来，也许他的儿子和 FSB 马上就要离开了，他们会注意到他停在路下方的车。他开始觉得自己冒着孩子似的傻气——正好适合他儿子对待他的方式。他正在做什么，往他自己卧室的窗户里窥探？他为什么到这儿来了？他为什么甚至出去买烟了？他是个多么可怜的老东西。

接着 FSB 从卧室的门进来了，她的透明的红黑相间的晨衣在她身后飘动着，这把多基所有自责的情绪全部扫光了。

她直接走到桌子旁边，往两个杯子里倒了些酒。她的动作娴熟自信，多基毫不怀疑这来自于长期的经验。她深吸了最后一口夹在手上的烟，把烟头扔到了桌上的烟灰缸里。她转过身，好像要离开，然后又回过头，皱着眉。显然是对那个脏兮兮的烟灰缸放在酒杯旁

边破坏了罗曼蒂克的效果感到不满意，她把它拿起放到了窗台上。多基条件反射般地退回到了阴影里面去，但是用不着。FSB正在专注地做她的准备。

把烟灰缸放到一边去以后，她朝床右方柜子上的镜子走去，然后从一个大皮夹子里掏出口红朝嘴唇上涂抹着。接着她绷紧双唇，端详着镜子里的效果。她笑了起来，从牙齿上擦去沾上的一丝口红。然后她往回走，用一种冷淡的挑剔的目光注视着镜子里的整体形象。然后她开始重系晨衣肩膀上的带子，先是右肩，然后是左肩。晨衣的带子圆满地往下坠了两英寸。

多基的亚当的苹果也随着同一步调进行着。

接下来的几分钟，FSB继续为即将的见面调整着舞台背景。她摆弄着所有的东西，除了台灯的灯光。把收音机的频道调到欢快的爵士频道，把床单翻了个方向，把枕头堆起来，然后她刚好坐在枕头上方。多基觉得他自己在重新评价她和他的儿子。确实，她并不天真，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经验有一定的好处，尤其是当这种经验像她一样达到了一种成熟的阶段，多基欣赏地清了清喉咙。如果查尔斯能够达到FSB所提出的要求，对他而言则更有好处。

多基正在考虑着再抽一支烟以庆祝查尔斯令人欣喜的解放，通往浴室的门突然开了，一个肌肉发达的年轻男人在腰上围了条浴巾走了出来。有一会儿，多基以为他儿子的体重减了四十磅，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个年轻男人并不是查尔斯。

多基的惊奇变成了迷惑，然后变成了愤怒。不仅仅因为FSB欺骗了他的儿子，而且她在用他多基的房子干这种事。

多基怒火中烧，他几乎要从窗户冲进去……但是他却不肯定冲进去以后他会做什么，如果他们看见他，他们又会做什么。其结果肯定不会太好，实际上，结果只能是一团糟。

他正在绞尽脑汁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年轻人跪倒在床下，拿出一个有拉链的运动包，从里面掏出一个银色的圆形的东西，接着又扔出另一只。

是手铐。

多基不是那种土里土气的人，也不是和女人没有经验的人。但是他属于那样一个时代，那时候性交的机械辅助设备并不像今天一样普及。因此他的第一个想法是这个年轻人是个执法人员，正准备逮捕 FSB。因为她非法使用另一个男人的床。直到 FSB 从年轻人手里接入手铐，让他躺倒在床上，把他的手铐在熟铁床头板上，多基才真正明白过来他们要干什么。

FSB 开始了调情的仪式，跟她的化装一样，她也做得有些过头了。手铐的钥匙远远放在男人够不着的地方，放在卧室的窗台上，离那扇坏了的玻璃窗只有几英寸。正是在这一瞬，多基明白，机会来了，一个金子般的机会。

一时之间，多基浑身充满了一个猎人的耐心，因为他知道他的猎物就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平静地等着床上的运动达到相互融合的阶段。当他确信他不会被注意到的时候，他身体前倾，向窗户靠近，把手向那扇坏了的玻璃伸了过去。他小心翼翼地移动着手，以免被打碎的玻璃尖角划破，以免弄翻放着 FSB 的烟头的烟灰缸。最后，他挽起衣服的袖子，把胳膊伸到够得着钥匙的地方，迅速把它们拿出窗外。他第二次伸进去的时候依然不得不把袖子挽起，这次是把点着的火柴放在窗帘的边上。

回到车上的时候，多基·法瑞斯开始吸这个晚上的第三根烟。通过敞开的车窗，他听得见消防队拉响的火警声。火情是他刚才用儿子给他的手机报告消防队的。在严格的意义上，消防车确实用不着。多基很清楚像 FSB 这样富有经验的女人很快就

会控制住一时的慌乱，找出一个灭那种小火的方法。但是消防队员的适时赶到能够保证她的秘密幽会以令人满意的公开方式结束。

当然查尔斯永远不会理解他公然违背禁令，在下雪天开车出去抽烟，正是出于对他的关爱。随着导致他中年的情感危机的对象的暴露，毫无疑问他会重回到妻子身边。一年之内，他会令人恼火地比以前更加因循守旧。

多基叹了一口气。他能够听到儿子的教导，这个正直的超成年人在加倍努力改造他。喋喋不休地教导他，不要吃甜食，多运动，不要喝太多的酒，不要吸烟。

查尔斯最反对的就是吸烟。他会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劝说多基戒烟。但是多基总有理由反驳他。

“吸烟会致癌。”查尔斯说。

“我的烟龄已经有六十年了，我还没有得癌症。”

“它会把你的手和牙齿染黄。”

“我对我的手可不在乎，而且我总是可以买新的牙齿。”

“它会使你的衣服和屋子染上味道。”

“只要我吸烟，我从不闻它。”

“如果你不介意那该死的烟对你会有什么后果，你总得介意它对其他人造成的后果吧。”

多基深深吸了一口烟，看到消防队员从卡车上跳下来，冲到屋里，屋里FSB和她的戴手铐的年轻人正等着呢。

他笑了起来，把烟从鼻子里喷了出来。查尔斯是对的，过去他从来不考虑烟对别人的影响，但是从这一刻开始，他会考虑了。

通往永恒的电话

道格·埃林

潘源译

“你的新公寓真可爱。”茜杰说道。这可不是一句无端的评语。香槟色柏柏尔地毯，安妮王后牌家具，二十层楼高度下底特律河的全部景观。

“还可以，我想，”萨拉含糊地说道，“它还是给我一种临时性的感觉，就像住在宾馆里。”她怀抱着她那昏昏欲睡的女儿，轻轻地摇着。

客厅的那一边，萨拉的儿子科林正在走廊上来回推着他那辆救火车，并用他的玩具电话愉快地聊着天。新的美国式冲动；在巨大影响力的驱动下形成；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影响力。

萨拉·克雷恩和凯瑟琳·简·麦肯西博士——“茜杰”，是截然相反的类型。苗条、黑发、活泼得像只麻雀的萨拉身穿深青色和黑色的休闲西装，体现着时尚风格。

她最亲密的朋友茜杰又瘦又高，长着红色的头发和雀斑。她的 L. L. Bean 牌运动衫和牛仔裤在诊所尚可接受，但从来没有人会把她误当做时装模特的。

“妈妈？你想和外公说话吗？”科林握着玩具电话的听筒问道。

萨拉朝茜杰望了一眼，“不，亲爱的，我现在正和麦肯西医生

说话呢。替我和外公说再见，好吗？”

“好的。再见，外公。妈妈也说再见。”科林听了一会儿，然后开心地笑了起来，“我也爱你。我得走了，再见。”将玩具电话抛在一边，他推着他的救火车沿着走廊以他那圆胖小膝盖所能承受的最快速度冲了下去。

“他的外公什么时候去世的？”茜杰平静地问道。

“八个月前，但最后那两年父亲病得很重，大部分时间神志不清。他和科林有时聊天，但他们并没有真的很亲近。他们倒是在父亲去世后比去世前聊得更多一些。”

“有一个假想的朋友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并不反常。”

“假想的，是的。但我的父亲是实在的，或者我该说曾经是实在的。而且不仅仅是科林对我父亲说话，他说他的外公也同他讲话。我在《今日心理学》看到一篇关于儿童双极机能障碍的文章——”

“等等，”茜杰说道，“你反应过度了。双极症有几十种症状呢。”

“但听到不存在的声音就是症状之一呀。”

“当然，有这可能。但黑死病始于跳蚤咬伤，但那并不意味着——”

“别安慰我了！”萨拉呵斥道，“我是认真的！有时科林坐在角落里，伏在那个该死的玩具电话上，不说一句话，只是在听。这很怪异，也让我感到很痛苦，茜杰，上帝知道我有多少烂摊子要收拾。”

“你是指你的离婚？”

“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他不但要分去我全部财产的一半，还声称他有权获得我每部新书的一半报酬，因为他自称帮我成就了我的事业。真是笑话！我花在写作上的每一